

蚕絲春秋

余广彤 著

南京出版社



郑辟疆和费达生(1951年)

费达生和父亲费朴安
先生(1965年)



郑辟疆、费达生夫妇
与费孝通(右一)在无锡
太湖疗养院看望兄弟费青
(右二)时合影
(1957年) 张祖道摄





费达生在吴江县庙港缫丝厂指导工作
(1982年)



费达生在校内小憩
(1988年)



(本页照片为高明摄)



郑辟疆先生手迹

这是 1936 年郑辟疆以自己家财千成馆抵押为江苏女萎校向吴县田业银行贷款的借据。郑先生用毛笔在信封上作了批注：“这是学校要用钱，以千成馆财产作抵押品的证件，省校中鲜有此例，特存之。”

读《蚕丝春秋》

費孝通

“做人要做这样的人。”

这是我前几年为纪念郑辟疆先生写下的题辞。郑先生是先父的至交，后来又是我的姊夫，我的姐姐是费达生。这是句从我心底里说出来的话，表达了他在我心目中的崇高形象。但他究竟是怎样一个人，我当时还说不清楚。

郑先生长我三十岁，与先父同年。年龄和辈分的差距使我很少和他有亲密接触的机会。我对他的印象是从我的姐姐身上得来的。姐姐一直走在我的前面，是我的表率。我又明白没有郑先生就不会有我姐姐这样一个人。我敬爱我的姐姐，因而崇尚郑先生的为人。

我感谢《蚕丝春秋》的作者，他告诉了我郑先生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又告诉了我姐姐是怎样在郑先生的人格感召下成长的。

我并不想去评论郑先生和我姐姐这两人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我怕私人的感情会影响我的判断。他们不是大人物，只是普通的教师，但是我一想到他们，心中总有一种自疚之情。我们应当一代比一代强，而事实似乎正是相反。想要在当前的知识分子中找到一个像上一代的郑先生这样的人，有那样忧国忧民，见义勇为，舍己为人，不求人知的精神的

人，我举目四顾，觉得不容易。因此我想，在这个时候回头看看我们上一辈的人怎样立身处世，怎样认真对待他们的一生，怎样把造福人民作为做人的志趣，对我们是有益的。至少可以让人们看到，我们中国有过不少一生为使别人生活得好起来而不计报酬地埋头工作的人。而且，这样的人会受到后人尊敬和钦爱的。

郑先生不是个传奇人物，是一个普通的公职人员，在他的一代里，依我可以回忆到的说，也不是独一无二的。说他多少具有我上一代知识分子的代表性，也许并不过分。他出生于江南小镇上清苦的读书人家，他父亲是个落第的儒医，到四乡农民中行医的“郎中先生”。如果当他刚刚成年时，历史上不发生戊戌政变，他也只有走上他父亲的老路。如果又是进不了“仕途”，还不是只能把这希望交给下一代？可是时代究竟开始变了。我们不应当低估了在本世纪之初像“蚕学馆”那种新事物的出现。不妨想一想，过了快要一个世纪了，而“科技下乡”、“职业教育”等等还是有待实现的目标，学用怎样结合现在还在困扰大学里读书的学生！再说，一个从蚕学馆里受国家培养出来的青年，有机会去日本看到了当时先进的社会面貌，首先想到的不是个人怎样摆脱贫后的家乡，而立志要去改变家乡的落后面貌。不要轻视了这一念之差，这一差却划出了国家兴亡的界线。这个世纪的两端对比一下，怎能不令人沉默深思？

郑先生就凭这一点决心，说不上什么大志，他定下了自己一生的航向。引进先进技术，对传统蚕丝业进行改革。如果只从蚕丝业的改革本身来说，郑先生作出的贡献，自有专家去评论。我对郑先生的崇敬并不是只来自在事业上的成就，而是有见于他取得成就的精神素质，用传统词汇来说是

他的人格。没有他这种精神上的修养，要在千百年所养成的习惯势力中，推陈出新，使科学技术扎根到千家万户的农民之中去，实在是难于办到的。

郑先生是丝绸之乡的儿子，他的母亲就是小镇上一个普通妇女，家务劳动和很短的睡眠之外，所有的时间都是花在织机上的。郑先生就在这种环境里成长，熟悉传统丝绸业对劳动农民生活上的重要意义。可是正是到他这一代，原来育养这一带人民的丝绸业在和国外的竞争中开始没落。郑先生也就是在这农村危机出现的初期最先接触到生产丝绸的新技术的人。历史决定了他的任务，他也勇敢地承担了这个历史任务。

育蚕到织绸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是一个千家万户的生产活动。蚕丝的改革是一场艰巨的新旧斗争，不是少数人所能胜任的。但是一切改革都得有人倡导，有人规划，有人切实工作，才能见效。郑先生可说是从头做起的一个人。他的一生记录是一部完整的中国蚕丝业改革史。他一步一个脚印地把改革的决心变成改革的成果。这个过程写出了他坚定不移，不怕困难的性格，也写出了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想。这是值得每一个改革者细心学习的。

这本传记告诉我们郑先生曾经在山东的一个偏僻的职业学校里，用了十二年的时间摸索出怎样培养改革蚕丝业所需的人材的经验，不仅自己亲自上堂讲课，而且编出了一整套从育种到制丝的教材。他告诉了我们：进行社会改革，培养人是第一，必须教育先行。

郑先生一生没有脱离过学校。他首先是个教育家，但是他也从来没有使教育脱离实际。他在办教育时心里十分明确要教育出怎样的人来，对社会有什么用处。正因为他有的放

矢的办教育，他所主持的浒墅关女蚕校不愧是中国蚕丝业改革的发动机。他在女蚕校里培养出一批有我姐姐在内的有技术、又有干劲的学生，凡是了解中国蚕丝事业的人我相信没有不承认，改革之能见效就靠这批骨干，其中有许多人为了事业甚至牺牲个人成家的机会，没有她们的智慧和劳动，今天中国的丝绸产品能在对外贸易中占如此重要的地位是不可想象的。

培养这批生力军，更想尽方法使她们能充分发挥作用而取得最大社会效益的，正是主持女蚕校几十年如一日的郑先生。他是个富于战略思想的人。他根据蚕丝事业发展的实际需要，一步步地提供必要的人材。他看到蚕丝业的改革必须从蚕种开始，有了良种才能有高产的良茧；才能缫出优质的生丝。根据这一客观规律，他按部就班地为每一个环节提出技术改革的方案，并为实现改革供应人才。他从不脱离群众，从不闭门造车，而总是边实践，边改革。他和学生们一起串门闹户，一家家地把技术送上门去，甚至把着手教。他们和农民工人心连心，处处把他们的利益放在首位，一片诚心为技术的传播开辟了道路。他们不仅以技术改革来提高生产力，而且创立了全国第一所农民生丝精制合作社。以我所知，这是把合作经营的原则引入中国农村经济的最早尝试。继之，又创立了适合于当时社会具体条件的代缫工厂，以保卫提供工业原料的农民利益。这些分配制度并不是从别处照搬来的，而是和群众一起从实践中自己创立的。郑先生以女蚕校为基地去推广蚕丝业改革的业绩自有后人去评定，不需要我在这里多说。他给我最深刻的形象是一个以身作则教人做人的良师，他平时生活中的一言一行都贯彻着先人后己的精神，使学生们看到眼里，服在心里，油然产生向他学习的主

动要求。每一个受过他教育的学生都可以用自身的经历来列述这些事实。最突出的，也几乎震动了每一个认识他的人是他和我姐姐的婚事，可以说最典型地表明了他严以律己的道德修养。

我姐姐和郑先生相识是在1918年，那时我姐姐是女蚕校里的一个学生，只有15岁。郑先生是女蚕校新任的校长，年近40，他们是师生关系。1923年我姐姐从日本留学回国，在女蚕校工作，他们是同事关系。在长期的共处中，我姐姐接受了郑先生精神上的熏陶，把中国蚕丝业的改革作为自己一生的责任。更重要的是决心向郑先生学习，把个人的打算全部从属于事业的需要。在1950年和郑先生结为夫妻之前，同事了27年。在这27年中他们同甘共苦，风雨同舟。郑先生的主意，费达生的行动，紧密密配，把他们的理想，逐步地化成事实。但是在郑先生在庆祝解放后的第一个校庆纪念会上宣布他们两人结婚之前，没有一个人会料到会发生这种事，而这事一经宣布又没有一个人不觉得这事是不应该不发生的。这种奇异的群众心情只会发生在这一历史时刻。解放带来了新的社会精神环境。

像我这样年纪的人不会不明白，如果不等到这个时刻而发生这样的事，旧社会的舆论必然会对他们两人为之奉献一生的蚕丝改革事业带来不利的影响。郑先生对此完全是清醒的，他当时的選擇是宁可独身终生也要保卫往这番事业。他把这样强烈的私人感情平静地埋藏在心底这样长久的岁月，我想这对他并不会带平痛苦和烦恼，因为这是他为了完成他的使命必须付出的代价，受之如饴。在他心目中做人就得做一个为别人谋幸福的人，做一个替别人打算高过于为自己打算的人。郑先生时刻关心的是千家万户赖以生存的蚕丝事

业。

我姐姐就是在郑先生这种人格教育中成长的。她能接受这种教育奉行一生固然有其内因，但是没有郑先生以身作则的感召是不可能在事业上取得现有的业绩的。他们在结婚之前在精神境界里早已一而二、二而一地分不开了，前辈黄炎培老先生用“同工茧”来作为他们两人结合的比方。这是一个为人民谋幸福的同工茧，是以千丝万缕的精神纤维结成的同工茧。

我虽是我姐姐的弟弟，但对于她一生的具体事迹，却知道得不多。我小于她七岁。她14岁离家住校时，我还只有7岁，进小学不久。其后，她放假回家，我和她又玩不在一起。这个姐姐在这段时期里很少留下至今我还记得的印象。她去日本时，我还不知道日本离我家乡有多远。我只从妈妈嘴上知道有个很能干的姐姐在外国读书。我妈妈去世时我还在中学里读书，她临终时说她所生的五个儿女，除了最小的之外她都可以放心的。我就是那最小的一个。也许就是为了使妈妈在九泉之下能放心，我姐姐从此负起了管教我的责任，因而我对她也逐渐有所了解，郑先生给她的教育，也就间接地影响到我的身上。

我总是感到我姐姐一直是走在我的前面，我想赶也总是赶不上的。她自律之严在我同胞骨肉中是最认真的。我不敢和她相比，但是我尽管自己做不到，对能这样做的人是从心底里佩服的，做人应当这样做。抛开为人处世之道不提，如果仅以所从事的事业来说，我确是在她后面紧紧地追赶了一生。如果我在这时反思一下；我这一生中做了些什么能够向历史交代的事？勉强可以提来说的也只是写了几本书。这几本书里如果有什么能使后代的读者还会感到兴趣的话，那不

过是写下了郑先生和我姐姐这一代人为振兴中国农村经济所探索出的那一条道路。他们用爱国爱民的深厚感情，用他们这一代人所能得到的科学知识，用了一生的辛勤劳动使千家万户的农民生活得到了改善。可以说他们以实际行动改变了中国农民的历史面貌。我不过把他们所做的这些事记了下来，把这些事对我的启发写了出来。如果也许能得上几分成绩的话，这几分其实还是应当记在做实事的人身上。

郑先生已经故去了。我姐姐也已经八十五岁，可她还是不服老，百尺竿头还要再进一步，用生命的全部奉献给振兴蚕丝事业，我相信这样的人一生是愉快的。我懂得我姐姐所说过的话：“人生中最使人鼓舞而能获得最大安慰的，也许就在为人服务后，人家对自己的感激。”如果到太湖周围有桑树的村子里去，只要一提到他们两人的名字，就会从广大劳动农民的脸上体会到对他们感激的心情。发自千万农民心里的敬爱，是他们无上的报酬。

孔子作春秋，使贤者得到肯定，使不肖者知所警觉，使乱臣贼子惧。从这本传记的书名上，我体会得到作者为郑先生和我姐姐写传的深意。

1988年5月1日

目 录

读《蚕丝春秋》	费孝通(1)
开篇	(1)
当初情谊是师生	(5)
初下开弦弓	(13)
让新蚕种普及到千家万户	(21)
丝车轧轧响	(27)
租厂搞革新	(35)
当战火烧来的时候	(43)
乐山桑叶大如席	(56)
在废墟面前	(67)
组成小家庭	(75)
新的鼓舞力量	(84)
漫长而严峻的考验	(90)
她在继续战斗	(99)
附录：“余热”生辉	
—费达生、杨志超等老专家在庙港缫丝厂	(105)
后记	(108)

开 篇

1950年3月12日，苏南平原春光明媚，田野里一片葱绿，一片金黄，阵阵微风带着油菜花的芳馨向四处飘散。座落在浒墅关南端、古运河西岸的苏南蚕丝专科学校大门口红旗飘扬，两旁砖墙上张贴着一条条彩纸标语。校园内，人们熙熙攘攘，特别热闹。来自各地的校友和全校师生在热烈庆祝解放后的第一个校庆日——建校38周年纪念日。

按照惯例，学校上午召开纪念会，校友们在一起交流从事蚕丝事业的情况和经验，下午演出文娱节目。可是，老同学、师生久别重逢，真是叙不完的深情厚谊，探讨不完的学术原理，中午休息时间也安静不下来。当人们在铃声的催促下走进礼堂时，老校长郑辟疆先生早已来到礼堂台前。

郑先生身穿整洁的深蓝色制服，戴着解放帽。他从事蚕丝教育几十年，在全国蚕丝界久负盛名，德高望重，被蚕丝界尊为“中国蚕桑界的堡垒”。他已经71岁高龄了，仍然精神健旺，神采奕奕。今天他更显得喜气洋洋，笑容可掬。按老习惯，在舞台前面踱来踱去。

礼堂里渐渐坐满了人。大家注视着挂好幕布的低矮的舞台，等待节目开始。只见郑先生健步走上了舞台，在台中间站住，微笑着看看前排的观众，郑重地说：“诸位同志，节目演出之前，趁此机会向大家宣布一件事，我和费达生女士结婚了！”

全场寂然。人们始而惊愕：几十年来坚持独身主义的老

校长什么时候改变了主意呢？而且消息保守得多严密呵！接着是狂喜，礼堂里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掌声。

在掌声中，坐在前排的激动得面孔通红的费达生也站起来，向大家频频致意。

掌声静下来，郑先生继续讲道：“我和达生从事蚕丝事业几十年，彼此有感情。但是，过去在旧社会，我有片面的认识，也有种种顾虑，尽管有些好心的同事从中帮助，我们没有结合。现在解放了，冬去春来，我俩结为老伴。结婚是人生郑重的事，在座诸位都是我们的证婚人。我们不发请帖，不摆酒席了，大家也不要送礼。只是请大家吃些糖果……”

顺着郑先生手指处看，门口一位工友推进来一辆小车子，开始散发那用粉红色、外面印有“喜喜”字的纸袋装着的糖果、花生。

在热烈的掌声中，年近 50 的费达生走上了讲台。她人长得小巧、清秀，鸭蛋形脸庞上显出红晕，身穿蓝布列宁装，腰束布腰带，头上的解放帽下露出整齐的短发。这位在事业上一向很泼辣、刚强的女性今天倒显得有些忸怩。她用手掠了一下头发，镇静了一下，开始讲话：“郑先生是我尊敬的老师。我是在郑先生的指引下走上蚕学道路的。30 年来，我每取得一点成绩、进步，都和郑师的指导分不开。我们结合不是一时冲动，而是在长期的事业中建立了深厚的感情的结果。我们结婚后，要同心协力，更好地为发展祖国蚕丝事业贡献力量！”

她一口一个郑师，充满了真挚感情，又博得一阵热烈的掌声。

接着，郑辟疆和费达生一同向到会的达生父母亲行鞠躬礼。达生父亲也上台讲了话……

简单而又隆重的婚礼结束了。舞台上深蓝色的大幕徐徐拉开，锣鼓“咚咚锵锵”敲响了，文娱演出开始。可是观众们仍为老校长和费达生的婚事激动不已，一面咀嚼着喜糖，一面交头接耳，窃窃议论着：啊，蚕学界同人多年希望促成的一对姻缘终于成为现实了！

过了两天，校友们在上海的报纸上刊登了恭贺启事，把喜讯传遍四面八方。一封封祝贺的书信、电报从四面八方飞来：

“两先生平生为事业而奋斗，今为事业而结婚，其意义乃与寻常之好合不同。”

“你俩的喜事是蚕业界的喜事，你们的爱情是经过千锤百炼而成的，这纯洁的童贞的结合更值得人们珍视和尊敬。”

郑先生的好友，著名爱国民主人士黄炎培先生从北京寄来一首祝贺诗：

真是白头偕老，
同宫茧是同心。^①
早三十年结合，
今朝已成金婚。

然而，婚礼毕竟是过于简朴了。不摆酒宴，不收贺礼，没有妆奁，甚至也忘了拍一张结婚纪念照片！还是过了一些日子，一位亲友给他俩补拍了一张，达生父亲在放大的照片旁题了一首诗：

胜利之春结好盟，
当初情谊是师生，
合龄百廿相差廿，

^①同宫茧，又叫双宫茧，即两个蚕结的茧子。

同德同心老更新。

120岁，多少次阴晴寒暑，多少次雨雪风霜呵！他和她是怎样走过漫长而坎坷的人生道路的呢？他们这一对春蚕是怎样同心协力用生命来为人们吐丝结茧的呢？……